

記纂淵海

十一

安貧

經君子固窮語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衡門貧而無詎語

李而貧而無怨難語

子貧者士之常處常何憂哉列子列子窮有飢色有客言

於鄭子陽子陽令官遺之粟列子碎莊子

史楊雄家產不過十金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西漢本傳藜藿有

八珍之甘蓬華有藻枕之樂晉書陶潛環堵蕭然不蔽

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屨空晏如也本傳

傳顏蠲曰安步以當車蔬食以當肉糲國大雪丈餘洛

陽令行見人家皆除路而袁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令看

之見安偃臥問之荅曰大雪人人皆餓不宜干人後漢注

見汝南先賢傳

集含歡谷汲行歌負薪陶潛自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潘安仁食先人之德無厚生之財陳子昂故園生事微章應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掃衡門守環堵長貧任婦愁手

自移浦柳家纔足稻梁並杜詩活計縱貧長淨潔白傳筆耕

為養傭書成學莊素尚寧知貴清談不厭貧溫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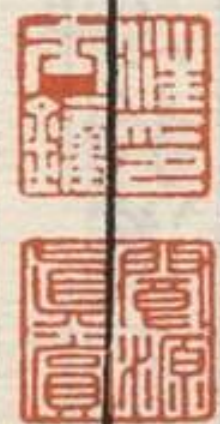
本朝貧家何以娛樂但知抹風批雨一本本抹月家徒四

壁書侵坐山谷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程顥

和邵康節安樂窩

不安分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甫田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語里仁

子弓人而耻為弓矢人而耻為矢 孟公孫丑上

量力

經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禮記曲禮上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語季氏

子短綆不可以汲深 荀子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 左傳僖二十 冉

求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 十一左襄 皇甫規對曰德

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通鑑漢殤記

集量力守故轍 陶淵 大厦既焚不可洒之以泔長河一决

不可障之以手 庾信連珠互見勢力不敵

本朝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馬有餘力車有餘

記八二

量然後可以涉塗泥而車不償登阪險而馬不躓 栞城集

不量力

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 易繫辭 多見其

不知量也 語子張

子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 孟告子上 互挾泰山而超

北海 孟梁 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老子 猶涉海鑿河而

使蚩負山也 莊應 夸父不量大欲逐日於崦谷之際道渴

而死 北山 愚公年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聚室而謀曰畢力平之可乎 並列 髮引千鈞 列子仲 螳

螂怒臂以當車轍 莊子 譬以盲辨色以聾辨聲 荀子 以博

塗而塞江海以焦僥而戴泰山 短人論 荀猶以錐力墮泰

山也 荀議 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孫子 言小國不量力守

然擒獲必乳狗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淮南子以一縷之任係千

金之重子叢策蹇驢而追迅風掉籃舟而濟大川抱朴子

以燕雀之羽而慕冲天之迅犬羊之蹄而覬追日之步劉

史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左驅群羊而

攻猛虎虎之與羊不格明矣史張儀傳互張儀說趙王曰

斷右臂而與人聞欲無危得乎通監以桀詐堯若如投石

夫何幸之有前漢刑志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西漢

錯之瑣才智小謀大西漢晁厝以一簣障江河西漢何譬

猶驍駒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西漢東釋斤斧之用而欲嬰

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西漢賈張儉以區區一掌而欲

獨堙江河終嬰疾甚之亂多見其不知量也東漢投盈寸

之膠而欲使江海易色燒一羽之毛而欲令大壚增勢東漢

夏族譬由蚍蚋之捕群牛腐肉之齒利劍也漢書步鷹表

言北相多作布囊盛沙塞江大向荊州呂範諸葛恪云此

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塞埋也三國吳志欲以片心

除眾弊獨手遏群邪君子不亮其誠群小共攻其短書陸

續傳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唐李夫以蝸蚓之餌雜垂滄海

而望吞舟之魚不亦難乎唐書

傳炎帝之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

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山海經互

集機蓬矢以射革 駟跛驚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楚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

窮連珠以螳螂之斧禦鋒車之隧袁不揆蟻螻之力強

幸千鈞之重宋王對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曾

論微縷懸千金陳子諤持蠡測海杜詩千鈞巨石一髮懸

物詩手中無尺鐵徒欲穿重圍劉長捧燭火以干日御抱

不量力

布鼓以詣雷門李義是猶垂蝸蚓之餌以釣吞舟之魚設

弓弋之繳以羅垂天之翼李深施衆網而加一禽尚不能

况張一目以羅万品而望其飛走大小尽出乎其間可乎

元微之集五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韓文童蒙來觸犀

德力不相及何異乎蜂蟻爭長於龜鶴秋毫計大於岷

閬者哉逆風撲燎摧岸塞河知其難矣並唐文粹難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同上曹鄴讀李斯傳

本朝有時爭勝不量力何異弱魯攻強齊安得獨洒一

掬淚欲助河水增滔滔並歐公集司馬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

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

忽諸罪孰大焉通鑑七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草揺蟠

挑臨川譬如敝車羸馬而引丘山之載幸而無虞猶恐不

能勝不幸而有陰雨之變陵谷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

樂城集欲將駒過隙坐待石穿溜東坡集

隨宜

經深則厲淺則揭詩蒹風匏豈其食魚必河之鮒豈其取

妻必齊之姜詩衛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

之雖無旨酒式燕庶幾雖無嘉肴式食庶幾雖無德与女

式歌且舞詩齊小禮從宜記曲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

之有亡記檀弓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記

器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材斯之謂禮記檀弓下

子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清斯濯纓濁斯濯足

並孟離夫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出莫乘車待西施毛嬙

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淮南子齊俗訓

隨宜

史何必華山之駮耳而后行遠乎史記浴不必江海要之樂書去垢馬不必騏驥要之善走史外戚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晉書

集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王羲之

亭王翰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傳室不思銜燭之龍珠互見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不假飛天之知足

雲還稱家隨豐儉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杜詩稱家開戶牖量力置園林白樂天

本朝華佗不世出天下未嘗廢醫東坡

彊為

經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詩甫田居山以魚鱉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記禮記禮器注不順其鄉之所有也

記二

五

史王吉至崇皆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極為鮮明而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人恠其奢服其儉故俗傳王陽能作金西漢王吉傳互入自相背馳

本朝事到強為湏涉迹邵堯夫

曠達

子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莊田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胡規潰癰忘其肝

膽遺其耳目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表

墮枝躄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莊子死生同狀莊天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莊子無町畦莊子將死

弟子厚葬之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烏鳶食在下螻蟻食奪彼予此何其偏也 莊子妻死惠子吊

之方箕倨鼓盆而歌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莊子以死生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莊子平仲

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死後數百年餘名豈足潤枯骨並列揚朱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无有

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列子子高曰人生有四方之

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孔叢子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泥乎若不繫

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遊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細故蕙薊兮何足以疑史賈達人大觀物亡不可漢賈飄

飄有凌雲氣游天地之間意西司馬孟敏荷甕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東漢

傳其於曾中曾不芥蒂西漢司馬飛鳥遺跡蟬蛻東漢論王符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仲長向長隱居不仕

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

耳後漢趙岐先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圖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救其子曰我死之日

墓中聚沙為牀布簾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坎本傳劉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万物為心

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隨之曰死便埋我晉書畢卓常謂人曰得酒滿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右手持酒

盃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舫中便足了一生矣晉書張翰傳

任不拘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

貴得適意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本

傳阮脩性簡意有所思率尔褰裳至或无言欣然相對常

步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酣暢晉書阮籍傲然獨得任

情不羈當其得意忽忘形骸 郗超卓犖不羈有曠世之

度 阮孚蓬髮飲酒不以世務嬰心常以金貂換酒並晉本傳

張翰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同上王徽之居山陰憶戴逵

夜乘小舡詣之造門不前而反曰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

必見安道耶晉書王徽之傳阮孚曰未知一生能着幾兩屐晉書

陶潛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解印去縣未嘗有所造詣

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遊觀而已 阮籍聞步兵厨營人

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校尉遺落世事並晉本傳顧榮素

好琴張翰哭之上牀鼓琴數曲抚琴而歎曰願彥先能復

賞此不因又哭不吊喪主而去晉書不事崖檢宋書梁蕭

恭曰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泛水

肆意酣歌也南史梁本傳放情事外浮沉讌詠唐書貴賤苦樂

更迭為之亦復何傷通鑑唐高祖語言之間何足介意通鑑唐高祖

姚崇孫昺自為壽藏於万安山崇塋之旁署兆曰寂居穴

墳曰復真堂中剗土為臺曰化臺新唐書本傳

傳記馬融才高博洽為通儒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東

漢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日曰此命也吾豈与

蝼蟻為親戚魚鱉為仇讎遂以葬之博物志山巨源卒愁康

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畜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

飾以金鏹饗以嘉肴有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高士傳

集何所獨無荒草兮爾何懷乎故宇楚辭苟縱心於物外

安知榮辱之所如張衡歸田賦丈夫志四海万里猶比鄰何必

同衾凋然後展慤曹植微身輕蟬翼潘安仁河陽詩人生如寄

多憂何為善哉身名竟誰辨喬史終磨滅謝靈運以天地

為一朝以萬期為須臾日月為高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

迹居无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觥動則挈榼

提壺劉伯倫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于故宅蓋以嘉蔬薦

以清酌陶潛自祭文釋域中之常恋暢超然之高情孫綽天台賦放

浪形骸之外王羲之蘭亭序一隨往化滅安用空名揚謝靈運求一

日之足當百年之溢晉孫綽蘭宵然遺天地乘化入无窮

聖人以万機為貴而我以天下為累聖人以大寶為尊

而我以天下為煩並原子昂集互乾坤水上萍榮貴如

糞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此身醒復醉乘興即

為家李白自稱酒中仙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万世一骸骨隣家逆歌哭放神八極外俯仰俱蕭瑟

万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詩幸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但得醉中趣勿為醒者傳

達士遺天地並李白起舞先醉長松摧飄然天外步豈肯

區中囚與其吝於前孰若无毀於其後与其染於身孰

若无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

奴視法度士互見高士例須憐麴蘖丈夫終莫生畦畛

墻頭菊花好沽酒錢帛縱空衣可準安得長翮大翼

如雲生我身乘風振迅出六合絕浮塵死生哀樂兩相弃

是非得失付閑人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並韓至仁

以死生為傳舍以軒冕為儻來留名万代不関身並賓客

肺腑都无隔形骸兩不羈並入白悠悠天地内一死

記八二

八

廣幸

會相逢互入安處即為鄉 鄙斗筭之奚筭哂挈瓶之固

守 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杯酒 第一莫若禪

第二莫若醉禪能泯人我醉可忘榮悴 飄然世塵外鸞

鳳如何追 形骸屬日月老去何足驚 栖心釋梵浪跡

老莊 汨市朝溺妻子非達也囚山林擯血屬亦非達也

若有人與群動處一代間彼為彼我為我不自繫不自汚

不巢許不伊呂水其心雲其身浮沉消息無往而不自得

者其推達人乎互入既往吾觀九品至一品其間氣味都

相似紫綬朱衣青布衫顏色不同而已矣 付命有厚薄

委心信窮通通當為大鵬幸翅摩蒼穹窮則為鷦鷯一枝

足自容苟能知此道身窮心不窮 功名斗數是灰塵

其生也浮雲其死也委蛻來何緣去何緣吾性不動吾形

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記八十二

九

伯倫每置隨身鍾元亮先為自祭文 去有何顧戀住亦

无憂撓 名為錮身鎖利是焚身火 形神兩是幻夢寐

俱非實 餘年自問將何用恐是人間賸長身 相看萬

里別同是一浮萍並白樂天古之達人以生為寄為夢以死為

歸為竟偶然即泯為大空與不生同杜牧理涉虛趣心潛

若一作階靜緣室為作爲生白人則思玄張說勢去未須悲時

來何足喜白侍郎互入惟有不二門其間无夭壽同上富

貴何如草頭露杜詩始終者萬物之大歸生死者百年之

常分駱賓王存亡去就如九牛一毛 長林豐草豈與官署

門闌有異乎並王維第宅非吾廬逆旅暫留止子孫非我有

委蛻而已矣有如蠶造繭又似花結子子結花暗凋繭成

蠶老死 天地為幕席富貴如沙泥白樂天豈恋腰間綬如

彼籠中禽韋應物互匪傷蜉蝣之夕不羨龜鶴之年 得

曠幸

喪雙遺策由與許史同歸寵辱兩存廊廟與山林齊致

王身外皆虛名酒中有全德李義雲山不求吾是林泉不

責吾非元次但令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李長奔

世酒中老謀身書外貧許用眼豁浮生夢杜荀得即高歌

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生有酒今生醉明日愁來明

日愁羅隱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卜可狂歌草澤中

寧堪作吏風塵下並高朝衣在酒家自覺有家非並少

喜方外之皓曠嘆人間之窘束腹中書万卷身外酒千

杯並温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意遠

超超然若万里之鶴也飄飄然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

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冥機掉道迹繫心曠鴻遡清風凌顯

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循大小於天倪既齊椿菌忘

壽夭於物化寧辨彭殤無春夏秋冬四時之行無得失

記八十二

是非去來之蹟得非我美失非我耻並糖一朝同物化

身與糞壤并畢竟金與銀何殊泥與塵貴賤與貧富

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大化

同一途並泊不恨百年促翻悲萬劫長眼前讎敵都休問

身外功名一任它雲到何方不是家萬齡龜菌等一

死天地平並元高士不羈世頗將榮辱齊韋應物

本朝食前方丈飽則止一瓢飲水樂可涯廬陵金鐵有時

而腐山岳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老泉大患緣有

身無身則無疾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東坡下眠官

爵如泥淤與廢何足吊萬世一俯仰名高不朽終安

用有生何處不安生功名一破甌弃置何用顧已

向閑中作地仙更於酒裏得天全人之施堂如物在衡

橫達

損益銖黍了然竟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无一
留者 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丈日高睡足北窗涼珠
襦玉匣万人祖送過北邙不如懸鷄百結獨坐負朝陽生前
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不如
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愛惜微官將底用它年端
好寫旌銘 萬古一昏曉 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幸得
忘家禫 逸韻謝邊幅 升沈何足道等是蠻与觸 回
翔天壤間何必懷此都 年來万事足所欠推一死 何
必擇所安滔滔天下足 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
豈不欣然接之去不復念也並東坡坐中客滿誰憂百榼之
空身後名輕但覓一盃之重東坡濁醪雞虫得失何須算
鵬鷃逍遥各自知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无物直銖銖
並臨川鄉間等行路何處更為家 後山已將世界等微塵空

裏浮花夢裏身

盛衰閱過君應笑寵辱年來我亦平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 百
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必輸生窮並東坡

省悟

子方其薨也不知其薨也薨之中又占其薨焉覺而後知

其薨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薨也論齊物軒冕在身非

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繕性人生天地間若白駒之過隙

忽然而已入田疇互不可以無涯之智後有涯之身並莊

史屈原曰眾人皆醉而我獨醒原史屈人生如輕塵棲弱草

耳何至自苦迺爾通鑑三早知富貴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沈攸梁忠烈世子曰吾不及魚鳥遠矣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

間如脫屣耳本傳並南史

傳記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益我財者損我神

生我名者殺我身並皇甫士

集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成公賦富貴苟難圖稅

駕從所欲陸士衡迷途知反丘希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

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寔迷塗其未遠

覺今是而昨非陶淵窮涯而反盈量知歸王序憲知名位

之傷德故忽而不營知厚味之害性故弃而弗顧嵇叔夜

酒適衷腸神遊異方煙生喉舌愴然如狂爰瞰甃以窺汲

俄據河而俯瀆猶胃腸之不泆資宴飲而未足由是奔九

江走五湖尋至大溟茫然連青豈爾浩瀚而吾量不盈酌

酌未幾倏見涯涘方將尋蟻垤期耿恭問姜母以何在訪

舒茹而欲從辨夸父於渭上弔相如於臨邛萬計已盡六

腑如燼憲日斜照飛蚊遠鬢既驚既覺可嘆可笑飲不盡

器枯腸已瘵，搯頸沈吟，其意逾深。以吾此日之一薨，見自

古不足者之心。何賦薨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阮嗣宗

入安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詩選古當其欣於所遇，暫得

於已，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至，既倦，情隨事遷，

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王羲之蘭亭

鍾鼎玉帛，非度世之資；名位寵章，為累真之府。未能獨立

物表，超世長存，與日月齊光，天地比壽。陳子昂集大塊是勞生

之機，小智非周身之防。見塘娘之抱影，怯危機之未安。

一絲貞為虛白之寶，靜默為大玄之門。知軒冕是儻來，悟

榮華非力致。並駱賓王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俯仰人間易凋朽。並李白人之生世如薨，一覺其間利害竟

亦何校。當其薨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莫憂

世事間，身事須着人間比。薨間浮生雖多途，趨死每一

軌。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並韓文一薨悟一生，心是

主人身是客。形質及壽命，危脆若浮煙。煙一作雲，人生

大塊間，如鴻毛在風。乃知名與器得失，俱為害。亦知

恩愛緣，乃是憂惱資。有侶多憂者，非因外火燒。恐汚

清冷波，塵纓先斗數。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為天。始知骨

肉愛，乃是憂悲聚。恩愛元是忘緣，合暫為親。誓以智

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種憂悲根。况是血肉

身，安能長強健。外累由心起，心寧累自息。須悟事皆

空，無令念將屬艷色。即空花，浮生乃焦穀。障要智燈燒，魔

須慧刀戮。利熏性易染，內戰心難屢。斷痴求慧劍，濟苦

得慈航。山林初息影，朝夕久勞生。憂苦皆心火，榮枯

是眼塵。人間所重者，相印將軍鉞。焦心一身苦，炙手旁

人熱。未必方寸間，得如吾快活。賓客歡娛，僮僕飽始知。

官職為他人 簪纓假合虛名在筋力銷磨實事空 但

能斗數人間事便是優游地上仙 多見朱門富貴人林

園未必即無身 流水光陰急浮雲富貴遲 嘉肴與旨

酒信是腐腸膏艷聲與麗色真為伐性刀 薨中說薨而

重虛 但恐人間為長物不如林下作遺民 金玉滿堂

非已物子孫委蛻是他人只有一身宜愛護少教水炭逼

心神 繩外老雞因斷尾盤中鮮鱠為吞鉤 誤為世網

牽並白絃管聲非實花鈿色是空 假使如今 是薨能

長於薨幾多時 未問病根深與淺比身應與病齊生並

樂始知天地間萬物皆不牢孟東視身如傳舍閱世甚東

流 色身豈我寶 語到不言時世間人盡睡 唯有達

生理應無治老方 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營 盡日笙

歌人散後滿江風雨獨醒時並元看取蓮花淨應知不染

心孟浩莫問卜人生吉凶皆自速伏羲文王若無死今人

不為古人哭劉又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漸老知身累

並劉曉然與厚夜聰然與大醉皇甫纓冕猶緇塵 有名

皆畏途無事乃真筌 子不見世風燈檠花並李義盡知

行處險誰肯載時輕錢起幾世身在薨百雲無根鮑溶

萬里高低門外路百年榮辱薨中身昔日未知名外樂暮

年初信薨中忙許用人生能幾何畢竟歸無形王維向來

躡等語長作陷身機杜牧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

上來羅隱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滅得心

中火自涼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 舉世盡

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 甘醴皆是腐腸物獨有淡

泊之水能益人 百歲風前短焰燈並杜人生非日月光

輝豈常在唐文

本朝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千載紛爭共
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與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
高 何須更待黃糧熟始覺人間是夢間臨川集天下之物
無窮而以適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
未有不洒然自笑也 回頭自笑風波地閉眼聊觀夢幻
身 捷徑爭之却累人 欲除苦海浪先乾愛河水 非
人磨墨墨磨人煩惱初無根恩愛為種子 尚有身為患
已無心可安 人生一世如屈伸時 我觀此 身已作
露電觀城孰知一世如一夢在夢而覺寧待旦 更欲置
身須世外世間元是不關人後山名譽飛蠅過耳聲樂城富
貴於我如浮雲小者譴呵大者戮一身畏首復畏尾門多
賓客飽僮僕 入風之波渺然無涯而以百年有涯之生
種種計較山谷

貪迷

經 亢知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止知得而不
知喪 其欲逐逐易

子 孔子見羅雀者皆黃口小雀曰雀小貪食而易得 為
上者譬如緣木焉務高而畏下愈甚諒莊周觀一異鵲自
南方來集於栗林周曰此何鳥哉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
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
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山魚驚鼃鼃猶以淵為淺而
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必以餌法見
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者也見其可利也則不慮其可
害也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不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
嗜欲在外則明有所蔽互入心狗彘不擇甌甌而食偷肥

其體而顧近其死並淮齊人有欲金清旦衣冠之市適鬻

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人人皆在焉子攫

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心列子互入

史翠鵠犀象處其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蘇

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

利不止也 商君功成而以車裂白起功成而賜劍死吳

起功成而卒肢解大夫種功已彰言句踐終負而殺之此

四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並出史蔡澤傳懷祿逐麋之狗

當顧菟耶並外戚傳園中有木其端有蟬蟬悲鳴飲露不知

塘娘在其後曲附欲取其蟬而塘娘又不知黃雀居其後

延頸欲啄之然黃雀又不知臣操彈丸在其下皆務前不

顧後患劉向說宛互入和矯有錢癖晉田豫曰年過七十

而居位譬獨鐘漏盡而夜行不休魏志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通鑑紀董卓築塢於郿高七丈號曰萬歲塢積

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

漢亦猶竊鐘掩耳以眾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目

覩晉武紀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

靜以待之魏通鑑紀元康之後綱紀大壞魯褒傷時貪鄙乃

隱姓名著錢神論以次之其畧曰親之如兄字曰孔子失

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異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

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先錢少者居後錢之所佑吉無不

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

紫闥危可使安死可死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諺曰錢無

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錢而已晉蕭宏性愛錢百萬一聚

黃榜標之千萬一庫垂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南見黃雀

而忘深窈智者所不為 沈約貪冒營財並梁王伾以納

賄為事作大匱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互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矣唐昭宗並通鑑李澄并州人頗殖產田疇彌望時謂地瘠唐書

傳記武后時夏官侍郎侯知一以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

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朝野僉載范氏亡有得其鐘

者欲負而走則又不可以推毀之鍾恍然有聲恐人聞之

而奪已遽掩其耳呂氏春秋

集普天之下先競而後遜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晉庾君

看燈燈張轉使飛蛾密翬世上名利人相逢不知老但

將膏血求豈覺性命輕並東野求食區洩間不知臭穢非

歲老豈能充上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驥首牽

過關門妄一鳴並韓文猛獸搏也拘於檻穽鷲鳥縲也繫於

籬樊元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泥潛

而穴處何故貪餌而吞鉤駱賓王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

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

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食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

着之及為人之所擒皆輒獲無遺者唐文粹始晉之侈家若

樂氏和氏卻氏羊舌氏以一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

五卿裂而食之矣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士田侵人之勢力

三卿又裂而食之矣柳漁者對螭蝮者善負小蟲也行遇

物輒持取叩其首負之背重雖困不卒躓仆不能起人或

憐之為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極高其力不

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已

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

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

於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者也其名入而

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柳子厚零陵永之氓咸善游一日

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絕湘中濟船破皆游其一氓

盡力而不能尋常其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

千錢重是以後曰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怠已濟

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

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

者乎於是作哀溺柳子厚貪目不瞬劉賓鴟張狼貪老

不衰元稹燭蛾焰中舞繭蠶叢上織水生沈五蘊白頭

名利之場並元貪却馨香安却身羅隱利徑前誘多逢覆

轍力疲形削然猶役之無藝極並劉甯爪雖欲弊心力

不知疲朝露貪名利夕陽憂子孫一興嗜慾然遂為

增繳牽愛利不愛身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擬將

富貴隨身去或名誘其心或利牽其身商人重利輕

別離人心苦迷執慕貴憂貧賤愁色常在眉歡容不上

面何異睡着人不知夢是夢何異食蓼虫不知苦是苦

多見忙時已衰病少聞健日肯休閑早夭羨中年中年

羨暮齒暮齒暮又貪生服食求不已並白侍無驕位高則惜

其位身高則惜其身天白樂兔跡貪前逐泉心不早防張承

甌及遍看原上纍纍塚曾是城中汲汲人盡謂黃金堪

潤屋誰思荒骨旋成塵杜荀鶴互趨榮貪位者若涉懸崖

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焉何及

矣唐沈願登華首互見豈

本訓苦何求而不得乃終日而營營諒雖死而不悔亦

可戒夫貪得並歐如抱石沉河以其重愈沈終不放下石

也老泉醒延不知滿竟聊足以自蠹魚着文字搗死又遭卷

懷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

笑而道不勝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
計推輓之於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
堂之舊欲使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
其決愚智共蔽古今一塗東坡多思只恐晚年手未老已聞
先白頭却堯夫人之所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
而求其止者不可得也程坤卦易蝨聞湯沸尚血食 飛蛾赴
燭甘死禍並山不知鍾鳴漏盡續世說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三終

先知

經至誠之道可以前之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知

知之記中

子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莊先知其幾

於神乎知先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揚

注

史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晉

滅虢遂襲虞滅之信吳季札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

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樂

記卷之九

高之難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而

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

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成吳將代齊越子率其眾以朝

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

夫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 子胥賜

屬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並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樂氏乎 初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熊虎之狀而豺狼

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子文為大感及將死

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

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越為司馬攻王楚滅若

敖宣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若信初平王之東

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亾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傳二十二年左傳入

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

履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公世滅

若敖唯子文之後在楚國語伯禽封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

曰何遲也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乃嘆

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史魯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

果曰不如宵也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弗聽韓趙魏殺智伯

盡滅智氏之族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門

關絕約於齊臣請戲商於之地六百里陳軫獨弔曰秦奚

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使

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詐隨車不朝三月綱袁盎曰淮

南王為人剛悍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

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

不食死漢文通鑑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漢書伍入聰被

明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賈誼諫以為患之

興自此起矣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

之不聽史本晁厝上書言吳可削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通鑑漢晁厝言削諸

侯錯父聞之謂錯曰口語多怨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而死本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

無形司馬相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隨范朋友

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

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

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才歎曰霍氏世衰張氏

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

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本傳並京房學易於

梁人焦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漢元紀宋冲常

勸郭泰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漢紀

紀湯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孳積十餘年不行

由是得免禍東漢通鑑並中常侍張讓權頁天下讓父死歸葬

穎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獨弔焉及

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東漢陳傳申屠蟠嘆曰昔

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主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

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惟蟠超然免於評論入互

幾知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弃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

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漢平紀互魏

張緝言於司馬師曰諸葛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

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世求不死得乎魏公高貴傳嘏曰太

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

辨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也鄭元茂有為而無終

外要名利而內無閤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

妬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魏紀並唐彬與王

濬共伐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

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晉書本

推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

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不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

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及松敗賓客多坐之維衆

不染於辭通鑑漢紀劉元海囚奴人齊王攸言於武帝曰不

除元海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曰元海長者為君王保之

至惠帝時元海果僭位號前號載其互目江統深維四夷

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

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本傳並山濤言不宜去州群武備帝

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群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

大亂如濤所言通鑑晉世祖紀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通鑑晉世祖紀張翰為齊王問大

司馬東曹掾罔持執權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

羹鱸魚膾遂命駕而歸俄而罔敗人皆謂之見機晉書本傳石

勒敗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曰向胡雛吾觀其

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患其後以兵屬劉聰自立為

趙王王猛將死苻堅問以後事猛曰臣歿之後願勿以

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雖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

稷堅不能用並晉書載記初劉毅季父鎮之閑居京口不應辟

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我不就

而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詆之晉安

紀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

求出為武陵內史擅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

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宋太祖

顏延之子竣貴重比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

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

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宋世祖顏延之嘗早詣其

子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

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後竣被誅宋紀並閔湛

等又勸崔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

作即宗欽曰閔湛所營方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

徒亦無類矣未幾而難作宗欽臨刑嘆曰高允其殆聖乎

北史昌鬱林王之將廢也王晏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世

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

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思遠知上外待宴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宴曰時事稍異况亦覺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與謀人通鑑齊高宗張九齡奏

安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請戮之上放歸藩唐書裴坦子

娶楊收女資送甚厚器用飾以犀玉坦見之怒曰破家我

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以賄敗唐太宗王勳蘇味道皆未知

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是時王勳

弟勳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隣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

盛名同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裴行儉曰

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勳等雖有文章而浮躁

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

幸矣既而勳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

水死賓王及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唐武萬寶常聽

太常所奏樂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

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隋高二張之

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

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扞土

肉耳夫何能為季昶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巨

彥範敬暉曰武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

何及唐太宗互蔣欽緒蕭至忠姊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

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忘求至忠不應欽緒退嘆曰九代卿

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張九齡曰

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廟社之憂王忠

嗣數上言祿山必反並唐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士卒死

者數萬果如王忠嗣之言並通顏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

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為託修城浚濠未幾祿山果反

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唐陝郡進士張彖曰君輩倚

揚右相為泰山吾以為冰山若皎日既出得無失所恃乎

通鑑唐紀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

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姚賢崇與張說同為宰相張銜

崇疾戒諸子曰張為人好服玩吾身沒之後汝具陳吾平

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產族

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乃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

時錄進仍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相見事常遲於我

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

鐫石仍告以其文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不數

日文成叙足該詳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

加刪改姚氏子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

悔恨拊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

遠矣互入吐蕃劫盟德宗謂柳渾曰卿儒士乃知軍戎萬

里情乎本傳初渾以吐蕃李弘曰鄭注姦猾無雙卵驚不

除使成羽翼必為國患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嘗大

受賜物載以官車西門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

以官車載還不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

果如季玄言唐懿宗司空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家曰時

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免

為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亡也諸貴人高大之冢無不發

者惟建勳冢莫知其處五代周鑑

傳記 聖人獨見先睹通白虎

集 子胥知如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選賢儒

在世猶靈著神龜也王充論衡思同著蔡選見機於萬里之外

衆趨明所避子並陳昂著龜所以前人用盧藏有先知而無

後悔怕盜據淮濟宰相以李元平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公卿惟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銜玉賈石者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往且見獲何寇之攘人不之信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文柳

本朝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彊性狼不可大

用魏公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司馬溫公密問曰今日欲言何事獻可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溫公愕

然獻可正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

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劉諫

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東坡撰溫神宗將召用介

甫訪於大臣爭稱譽之張安道時為承旨獨言安石言偽而辨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駢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

曾南昔者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老康節與客散

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顛今始至有所主不二年上用南士為相多引南人

多務更變天下自此多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三朝言行錄

遠慮

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說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繫辭互入惟懷

永圖太甲樹德務滋除惡務泰誓居寵思危制治于未

亂保邦于未危並周官瞻言百里詩桑柔君子言必慮

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記緇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也而

在蕭牆之內也氏語季

子曾參出妻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妻出

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乎諺得其所利

必慮其害樂其所樂必顧其敗老子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璠

瑱歛贈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人以寶玉是猶

曝尸於中原也家語以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

士也荀王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注滿盛則敗亡亦不可

任其事也伯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

與交管子白

史定如薨不殯于廟無視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

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曠晉傅燮曰雖克鄭

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曠夫世在人臣之位而

有高天下之名竊為足下危之蕭何不治垣屋曰令

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本傳竇長君竇廣

國賜田宅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曰吾屬不死

命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

效呂氏大事也於是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

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史外戚雋不疑名重

朝廷太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傳霍顯

之謀將行於杯杓荆軻之變必起於帷幄躬傳張釋之曰

豈效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以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而靡傳安不志危盛必慮衰陳湯梁商常曰多藏厚

亡為子孫累每租奉到及兩宮受賜便置中門外嘗未入

藏悉分與昆弟中外本傳入好傳互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

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

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賈誼傳並西漢班昭女誠云生男

如狼猶恐其疋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東漢列梁冀既誅李

固子燮乃還鄉里妙戒燮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得濟豈

非天耶宜杜絕眾人勿忘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漢桓北海王衮謹慎

好學文學防輔遂具表稱陳衮美衮聞之大驚懼責讓文

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三國魏文李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

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故使閉門斷客魏公高貴曹

罔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况非體之

尾其可掉哉晉武欲使羊祐臥護諸將祐曰取吳不必

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紀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

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及身而

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

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紀王猛寢疾堅親

至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

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

人患宜漸除之紀晉文謝瞻見弟晦門巷填隘曰勢傾朝廷

記卷之十

二

豈門戶之福耶晉安帝紀下王晏外弟尉氏院孝緒亦知晏必

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肯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

而覆之齊高宗紀互表魏主疾甚謂司徒勰曰社稷所倚惟

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况汝親賢可

不勉之勰泣曰昔周公大賢成王至明猶不疑免而况臣

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齊東昏侯高歡曰堪

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不貴之留以遺汝 終恐尾

大於身踵粗於股屈彊不掉很戾難馴 梁太子於玄圃

自講老講何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

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 淮南長鯨

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革面 齊顯祖嗜酒成疾不復

能食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致惜但憐

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

殺也並梁高祖北齊王晞曰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

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陳世齊左丞斛律

金長子光為大將軍次子羨及子孫封侯顯貴者甚眾門

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主事齊三世貴寵無比然金不

以為喜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

族者女若有寵為諸貴所嫉無寵為天子所憎我家宜以

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蘇威少有令名周晉公護

強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已屏居山寺以諷讀為

娛 隨蔡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恐諸子有才

能以致禍也並陳紀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

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

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

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上

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
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孩童
嗣職萬一驕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
子文之治猶在欲留之也而樂壓之惡已彰向所謂愛之
者乃適所以傷之也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
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
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並唐太宗沛三
賢聞王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雜勃戲為檄周王
雞文上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 上御翔
鸞閣觀大酺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
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
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競誇俳優小人言
辭無度恐其交爭勝負譏誚失禮非以崇禮義勸敦睦也

通鑑卷之六

唐高宗姚崇折資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

裔多貪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磴既

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

分以絕後爭新唐書李勣寢疾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我

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

此子孫今悉付汝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搆殺

吉頊曰合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

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

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未立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

使它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唐武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

季昶謂張東之敬暉曰二凶雖除產祿猶在草不去相終

當復生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幾上肉耳夫何能謂季昶

歎曰吾不知死所矣劉幽求亦謂亘彥範敬暉曰武三思

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何及

唐中宗 互 古之

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為後患

故也

唐睿宗

齊澣言葛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為昏毛仲

小人寵過則生姦不早為之恐成後患又曰君不密則失

臣願陛下密之 張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

貞曰吾貴為宰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

用此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為無賴子孫酒色

之資吾不取之 上召子儀還京師朔方將士樂子儀之

寬憚光弼之嚴張用濟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

弼請子儀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

為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

唐肅宗

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盧杞嘗往問疾子儀悉屏

侍妾獨隱几而待之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

記卷之六

人輩見之必笑它日杞得志吾族無類矣

唐德宗夫以匹夫

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

命乎 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並唐憲宗 互 入

戒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

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

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唐文

度支以用度不足奏借富

戶及胡商財物救借其半鹽轉運使高駢上言天下盜賊

蜂起皆出於饑寒獨富戶胡商未耳乃止

唐僖宗

楊涉當為

宰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

汝累

唐昭宗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

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

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使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

而已

後梁王 互 通 鑑

崔琳盧從愿兩人有宰相望元宗欲相

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新唐書帝屢戒晉王

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

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斂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

石置陵前曰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

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通鑑周太祖

集圖置於豐防險於逸潘岳籍留作功成身退地劉禹

本朝李宸妃薨呂夷簡為相請厚葬之章獻怒公曰陛下

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後呂夷簡

大書文字隄防老刺買田園准備閑錄游初議貶蔡確新

州范忠宣謂呂汲公曰此路荆棘已七八十年吾輩開之

恐自不免錄見有非常之功聖人所之甚懼也雖有大功

而不忘戒懼東坡士

智慮

記卷之六

經知周乎萬物揚繫

子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孟盡知者之舉事也滿則

慮嗛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禍是以百舉

而不陷也 智慮足以侍百變 智者明於事達於數默

並智慮者既福之門戶不可不謹也 神者智之後神清

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並文

史祭仲以智免左傳燕師長驅平齊田單走安平令其

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破齊

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

得脫本秦樗里子多智秦人號曰智囊並史秦之敗也豪

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

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西漢貨

呂氏時事多故然平竟自脫以榮名終非知謀孰能當此

者史陳平晁厝號曰智囊注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

智筭陳平智有餘並西魯恭父康有權數號智囊魯恭

智略謀慮朝之淵藪伏堪傳互胡廣慮無失策舉無失事

本傳並遠無所不見慮無所不周漢獻元文都謂盧楚等

曰今雖恥未雪而兵力不足若赦李密罪使擊宇文化及

兩賊自鬪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其將士利吾

官賞易可離間并密亦可擒也唐高祖李密致書于唐高

祖請步騎會河内太宗曰若不與是生一隋李密房元齡

每陳事千里猶對面語裴度歷事四朝不遺廟筭唐

傳記耿純率宗族歸光武恐半有不同焚燒廬舍絕其反

顧之望漢東觀天下無窮者才智也陳平出六奇恐禍及已

陸賈教之交驤太尉又為畫呂氏數事平從之卒誅諸呂

則賈之智謀又在平之右矣孔氏強復遇強

集

持籌而筭萬不失一枚乘智及所由日新選碑寺

世卷

七

無遠慮

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語衛公弗慮胡獲詩我躬不閱詩遑

恤我後詩谷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為猶不遠詩

子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子節折

史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

其後襄二楊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孝伯曰

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

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襄三十趙

孟曰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

昭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注五稔也並左凡

記卷之六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通翫細娛而不圖大患賈

傳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朝之事者未可

以經遠也並西奴贊齊和士開曰一日取快可敵千年陳孔

範曰諸將匹夫敵耳深識遠慮豈其能知並陳後注

謀畫

經方叔元老克壯其猷詩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內記

則好謀而成語述

子兼才尚權右計左數 羣策屈羣力並揚重黎

史裨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左靜淵以有謀史記帝

蘇秦恐秦之敗從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

陰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

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辭去張

儀曰賴君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畫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此在蘇君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范雎曰王不如遠父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甘羅年少出一奇計聲稱後世亦戰國之策士也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龔本蔡澤謂范雎曰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君之功極矣蔡澤傳並史侯嬴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欲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晉鄙之兵此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却秦通鑑周紀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漢呂之

記卷之六

事平為本謀

子房計謀固難於易為大於細並太史有

上書告韓信反上問陳平平曰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陛下

下第偽遊雲夢其勢必郊迎謁謁而禽之此特一力士之

事耳帝以為然遊雲夢信果郊迎武士縛之載後車史陳平世

家張良歸漢多病未嘗特將常為畫策 張良曰九江王

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

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任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此三人

則楚可破也並通鑑漢高紀轅生說漢王願王出武關項王必引

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

趙地王乃復走滎陽未晚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

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項王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壁

壁不與戰 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從擊臧荼陳豨黥布

凡六出奇計世莫得聞也 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不為

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

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祖並漢高項羽急

圍漢王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生曰陛下誠復立六

國後此皆爭戴陛下德義願為臣妾漢王曰善趣刻印酈

生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誰為

陛下畫此計者臣請借箸以籌之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

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

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陛下誰與取天下

乎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

乃公事令趣銷印良傳張漢王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

擊楚信越不至張良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

固宜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

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

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

皆引兵來 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

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

呂祿以為酈况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屬太尉並

相和調則士豫附君何不交驥太尉平用其計以五百金

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諸呂謀益壞陸賈

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解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薛宣傳互入智畧謀慮朝夕淵數伏湛傳互

如河泉馬援傳勇鷲有智謀吳漢儒者當謀謨廟堂並東漢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通鑑魏元

齡善謀新唐書杜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 淄青李

正已德宗時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觀朝廷帝意

其詐未能答崔祐甫為相曰正己誠詐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洽將士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人使諸蕃不以朝廷為重肅帝曰善正己慚服時議者韙其謀謨並唐書本傳互李德裕為兵部尚書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悰宗閔黨也嘗詣宗閔見其有憂色曰得非大戎乎宗閔曰然何以相救悰曰悰有一策可平宿憾恐公不能用宗閔曰何如悰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嘗用此為嫌恨若使之知舉必喜矣宗閔默然有間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此則可矣悰乃詣德裕迎揖曰公何為訪此寂寥悰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即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寄謝重沓唐

記卷之三

帝

入朱瑾遣家奴通候問於徐知訓知訓彊欲私之瑾

已不平知訓過別瑾瑾置酒自捧觴出寵妓使歌以所愛馬為壽知訓大喜瑾因延之中堂伏壯士於戶內出妻陶氏拜之知訓荅拜瑾以笏自後擊之踣地呼壯士出斬之瑾先繫二悍馬於廡下將圖知訓密令人解縱之馬相蹄齧聲甚厲以是外人莫之聞並通鑑太祖

集

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王褒聖頌各繇謨虞箕子訪

周

言通帝王謀合聖神班固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選班

賦

碩畫精通選賦深圖密慮衆莫能窺計若投水思若轉

規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出選經綸八方唐文

本朝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真宗問王旦旦教

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德詔書慙曰朝

廷有人

王旦處得當互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慮計無所

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老泉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草廬中與先主策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言無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叙東哉者成坡范

無謀

史輕則寡謀昭二年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僖三十二年晉叔向曰無釁而動而為無謀昭十三年左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非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樂布聊注言其計畫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凶固為俱靡而已並賈詡傳荀彧曰審配專而無謀 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並漢獻

子謹曰蕭繹懦而無謀梁簡文帝紀並通鑑

權變

通化而裁之謂之變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變通者趣時者也 通其變使民不倦 窮則變變則通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巽以行權並解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而征之急王者之事也征之作柴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者之事也征之作柴訾記問君子貞而不諒注諒信也君子正道言不必入信公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並語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孝經子道動靜伸屈唯變所適易

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子孟權者神聖之所資管子管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荀子斷強國知道者必達於理必明於權莊秋權者聖人獨見淮南子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揚云五百行誡以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文中

史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救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昭政事反經

合道為權公羊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說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穀梁桓

大夫無遂事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春秋三孔子過蒲蒲人止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

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

盟也神不聽孔子世家蘇秦兄弟二人其術長於權變本傳煇

蟲蠹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西漢田反

古未可非史趙輟以使宜施行何漢蕭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張良陳平

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之自王乎因立

之說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移遷應物變化設策

之機也漢高帝有疾惡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

臣絳灌等莫敢入八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

隨之漢惠紀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夫後救火乎前漢高

勢迫門窮班固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奇為賣友夫賣友者

見利而忘義也若酈父為功臣而又執叔雖推呂祿以安

社稷誼存君親可也通鑑諸呂為從謀史太序琴瑟不調

盛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

化之乃可理也西漢董東越相攻上使汲黯往視之不至

至吳而還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

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廩以振貧

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漢武紀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絕

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

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初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

也襄公作三軍公舍之君子古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

於民也漢章帝並通鑑法有玩於時事有乖於數者可改也權

以濟事理亂者先權謀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

奔皇路險傾方將拊勒革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鑿請節奏

哉並崔東漢傳軍事有專無請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耳通鑑

都皇甫無逸留守斬關而走追騎見至無逸解金帶投之

於地以緩追騎由是得免譔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晉書姚崇

曰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麟姚崇善應變以

成天下之務並唐書崔郾治魏以寬經月不答一人及治鄂

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士瘠而民勞吾撫之

不暇猶恐其擾鄂士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

所以貴知變者也新唐書本傳柳仲郾為京兆政嚴明後

出河南以寬惠為政或曰不類荅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

縣之治本惠養政事參虛實揣輕重存乎權陸贄杜黃裳

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唐書並偽蜀王衍既降唐莊宗詔云

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帳居翰為樞密使覆視詔乃措去行

字改為家字及衍就刑止族近屬從行者千餘人皆免五代

史入傳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賈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

已賤時貴而賣雖賤已貴 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
決蹠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而
害七尺之驅者權也互入舍小取

集繫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獠

傲聖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駱賓蝮蛇一螫手

壯士疾解腕陸龜蒙昔晉侯報楚之功避子玉於三舍捨秦

之惠履孟明於三峭安國庇民大義斯在李集

本朝趙閱道知越州時兩浙旱蝗米價踴貴諸州皆立賞

禁人增米價閱道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

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聞見錄入朱敬則曰拯溺

不規行療饑非鼎食續世說使聖人無權則務以成天下之

務老泉惟聖達節豈復行曾閔之難以民為心則當法舜禹

之大慰皇太后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

記卷之六

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

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出莊子祠堂

記 要服事出於孔門墨線從政見於魯史並東坡

合識見部之類

窒泥

經大過棟橈之世也棟已橈矣而守其常則是危而不扶
凶之道也
易略

子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離婁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

一者舉一而廢百也盡孟上凡人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

荀解尾生於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又見抱朴子曲士不可以語道並莊宋人有耕者

田中有株兔走觸株而死因釋耕而守株冀更得兔宋人

笑之韓非互入愚暗互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

知先規行矩步不行以救焚拯溺抱朴執其方天下無善

教凝滯者智之蝥也執小義妨大權並文待扁鵲乃

治病終身不愈也子

通鄙儒不知時變叔孫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

善治也董仲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張敞為人臣者

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通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數澤同傳相俗

儒不達時宜紀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

欲以承平之法理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禮理軍市也並

並福傳崔寔曰俗士拘文章古不達權制奇偉所聞簡忽

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傳俗士不知變以為結繩

之約可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解平城之圍崔寔傳庸

儒泥文不知變唐傳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蜀傳注何異遺

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唐史選

傳記膠柱調瑟刻舟求劍史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

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行劍不行此亦不惑乎呂氏春秋

集蜻局顧而不行楚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鮑明遠永

有某氏者拘忌尤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猫禁僮擊勿倉廩恐鼠不問室無完裳飲食大率鼠之餘也夜不可寢終不厭柳子

本朝團團如磨驢步步踏陳迹坡登木求魚知我拙循窠覓兔突君踈集

圓轉

經水流而不盈揚坎水之性可停可行詩

子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孫子盤中走珠杜牧事猶琴瑟注

曲終改調 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並淮南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文

史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史記屈從諫若轉圜前漢

從叔特重謝弘微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止南史

譬如餌藥當入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勢熱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宋

本朝古來真遜何曾遜笑殺踰垣與閉門東坡

拘謹

經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揚旅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路語

史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史

因大小遶東布張高惠功臣表 臨臨廉謹申屠 愚士繫俗儂

若囚拘 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並賈 局趣轅下

駒灌夫 委瑣握蹠拘文章俗司馬相也並西漢 坐飾邊幅

隗囂 傳 修飾邊幅如偶人形並東漢 仲長統曰務於清慈謹

畏循常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東胡粉飾

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漢 亡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漢靈 表紹繁禮多儀漢 獻何

晏行步顧影通鑑 並院孚問下壺曰卿常無閑泰如含瓦

石不亦勞乎晉書 下好荷禮西漢 大體荷與苛 同李賀父

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作諱辨竟不就試 韋挺剪

剪小夫並本 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之務張東 唐書 傳

傳記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食飯雖姜菜有

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摘供厨江陵姚子為母燒死

終身不忍敢災熊康父以醉為奴所殺終身不嘗酒然禮

緣人情思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絕食顏氏

集 規行無曠迹矩步豈逮人選樂 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

碌 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為奉法是心

清於椽闌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並劉 煦煦為仁子子

為義韓 文

本 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岱每赴內宴聞

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李賀父

名晉肅終身不舉進士相類吳 雜厚青 韋翼尚書有重名

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笑為家諱樂也晦 朝丁錄 山鳥不知

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詩 總 話

投機

經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時哉弗可失書泰誓上

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不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爭其得時也淮南子成務雖均機速為

上決謀或同遲緩為下善濟事者若救火拯溺劉**史**圖之此為時矣左莊智者不失時子貢死生榮辱貴賤

尊卑此時不再至魯仲時間不容息陳餘傳史記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西漢荆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頌

紀時乎時乎聞不及謀嬴躍馬惟恐後時李斯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陳平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

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越史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

亡其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通鑑漢高紀趣時若猛獸驚鳥之發賈誼傳互鳳鳥乘於

風聖人乘於時韓安國傳善人在患饑不及餐通鑑漢陳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漢當及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

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晉武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宋庾亮曰事機在速緩則無功隋並投機之會間不容穉唐張

贊唐睿宗曰鷹搏狡兔須急抹之不爾必反為所噬互李絳曰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唐憲周行逢曰

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周並通不再來唐文

集賈餘勇者宜乘破竹之勢元微變通之間不容髮白時

本朝范蜀公請建儲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人所以貴機會也諸公

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范鎮無則無機以濟萬世之功泉

知幾

經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乾初六履霜堅冰至辨見險而能

止知矣哉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子曰知幾其神乎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並繫辭 並易 色斯舉矣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孔子行微語

子 孔子相魯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微語燔肉不至稅冕而

行子孟亭名栢人漢后夜遁子劉

史 越稱霸范蠡遂去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范蠡事越王句踐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還反國

為書辭句踐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

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

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止于陶自謂陶朱公並越孔

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甯鳴犢舜

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

夫子貢越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實鳴犢舜華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后從政得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立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

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

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

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陬操以哀之孔子蚤知之七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

殆庶幾乎知機合道並樂成功之下不可久居蔡澤傳張

良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張良初楚元王為穆生置

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

急楚王戴鵲遇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梅福

傳秦穆遺戎而由余去齊人覬魯而孔子行禮樂志王莽

殺其子宇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及即解冠挂

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後漢鄧禹賈復知帝偃 戈修文德

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耿弇等亦上將軍

印綬皆以列侯就第通鑑漢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

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

阮藉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止

先所乘駿馬及所着鎧甲等北史保身王及善雖無學術

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

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及善因稱疾謁假月餘太

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月不見乎事

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唐武蕭嵩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

何為遽去對曰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

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唐紀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漢靈紀司

並通

傳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焚天而麒麟不至戰國

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說苑

集恐登階之逢殆故退伏於未庭 梟鴟既以成羣兮玄

鶴弭翼而屏移 梟鴟並進而俱鳴兮鳳凰飛而高翔並楚

辭穆生謝病以免楚難畫仲連事成而蹈滄海子房名遂

而追赤松白樂天集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七終



失機

經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坤卦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語季氏互入噬臍何及

子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家語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蔑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臆凌乎浮雲背負青天鷹摩赤霄翱翔乎荒忽之上掀揚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沮之子巧亦弗能加也淮南子

史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左傳三臧宣叔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左傳亡羊而補牢戰國策子胥不蚤見主之

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史樂不以繁華時樹本即

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史張耳曰吾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各本元殃字張良陳平說曰漢有

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謂養虎自遺患也通鑑漢高祖晁厝為內史東出不

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垣也申屠嘉請誅厝厝恐夜入宮上謁上曰厝所穿非真廟垣故冗官居其

中且又我使為之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厝乃請之為厝所賣通鑑漢張良曰不因其幾而取之所謂養虎自遺

患也前漢袁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通鑑漢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通鑑三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

散關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颻江渚羽怒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蜀志羊祜曰當斷不斷

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晉書本傳互入懲創

集差池一步一生休元微之集一失毫釐千萬年韋應物集

傳記操刀不割太公六韜

本朝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老泉集

詳審

經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並易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書大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書說詳乃視聽書蔡仲醫不

三思不服其藥禮曲可言也不可行君子非言也可行也

不可言君子非行也禮緇文理密察黜中季文子三思而

後行語長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觀其行也語雍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

不敢嘗 翔而後集並語鄉黨注回翔審觀而後下夫子時然後言樂然

後笑義然後取語憲問

子智不務多必審其所知家語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

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荀子

史非死者難處死者難史藺相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

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西漢

傳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前漢李聖人萬舉而萬全

前漢伍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吳志周于謹曰三思

詳審

而言九慮而行通鑑紀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聞唐書陸贄

集天子曰片言折獄者其由也與天子之言蓋非之也後

之人不窮聖旨以為夫子美於季路任一時之見輕而折

獄者十有八九焉古之帝王將刑一人猶歷三槐歷九棘

訊群臣訊群吏訊萬民億兆絕議然後致刑猶於朝於市

於野昭然與眾弃之所以不易也歐陽文恐傷蘭漑蘭

恐滋艾白樂天文
本朝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東坡屈熟路長驅聊

緩步百金一發不虛弦後山詩

不審

經若跌非視地厥足用傷書說命上

史楚王昧於一來左襄二晉叔向曰無釁而動可謂無謀

左昭十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

之有以窺陛下前漢季談何容易前漢東丁緜卒子鴻當

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經於冢廬

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曰昔伯夷季札

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

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

就國通鑑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

為咎而不考忠邪通鑑唐德宗

集不量鑿而正柵楚辭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文原

保身

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乾括囊无咎易坤全身遠

害王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詩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不審 保身

輔中邦無道則愚語公治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語泰邦無

道危行言孫語憲邦無道卷而懷之語衛靈公

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出老子魚鼈龜鼉猶以淵為淺

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荀子持寵處位終

身不厭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傳單道主信愛之則謹

慎而謙與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謹主安近之則慎

比而不邪荀子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盡年莊子鳥獸

不厭高魚鼈不厭深莊子庚帝子為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

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莊子應帝子鴻飛冥冥弋人

何慕焉揚子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揚子問明

史祭仲以智免左傳子產曰無過亂門左昭賓孟適郊見

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賓孟曰雞其憚

為人用乎左昭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何求焉可以後

亡左襄范蠡事越王城吳反國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乃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史記鄒陽枚乘浮於

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史本秦始皇使王剪伐

蜀請美田宅園池其眾或曰將軍之乞貸甚矣剪曰秦王

怛音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

宅為子孫之業以自堅固令秦王坐而疑我矣史本蘇秦

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通鑑聞大

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史本張耳以智全史本張良入

謝曰沛公不勝杯杓不能辭通鑑漢史本箕子佯狂接輿避世

史本鄭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史本呂須數讒陳平

於呂后曰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史本平聞日益

甚漢書李邑盛稱班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

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二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

保身

保身

保身

矣遂去其妻

通鑑漢章紀

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弃妻子

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

卒云通鑑漢平紀

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

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

同上東平

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

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

印綬退就蕃國辭甚懇切帝乃許蒼還而不聽上將軍印

綬通鑑漢明紀北海敬王睦少好學光武及上皆愛之嘗遣中

大夫詣京師朝賀召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

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

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

孤襲爵以來志意衰墮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為相愛耳

其智慮畏謹如此通鑑漢明紀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

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鬚變

形入林慮山中范滂謂殷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

也通鑑漢靈紀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畧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

痺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通鑑漢獻紀申屠蟠曰當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

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

年滂等果罹黨錮受刑者數百人唯蟠超然免於疑論後漢

蟠傳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

所廢不可支也後漢郭太傳雲中白鶴非鷄鷄之網所能羅也

魏志邴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文學防輔遂其表稱陳袞美

袞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

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增其負累也通鑑三國魏志少府前

欽揚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它人皆為之懼欽曰揚

修身

文長雖聞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通鑑晉惠帝紀汜騰屬天下兵亂去

官還家歎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晉書阮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

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晉書本傳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

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北史本傳侍中謝朓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淪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通鑑齊書王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

之通鑑齊書揚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由是固辭不敢

受通鑑唐上就李泌飲酒同榻而寢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元宗

記八十八

六

復為閑人何樂如之上曰柰何遽欲去乎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

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通鑑唐郭子儀為上將擁強兵程元振魚

朝恩讒謗百端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通鑑唐郭子儀遭讒甚奪兵柄朝聞命夕引道無纖

介自嫌全身高節爛然獨著唐書郭子儀裴度晚節頗浮沉為自安計唐書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

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之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

松竹自娛而已通鑑後梁均王魏公子無忌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人日夜為

樂飲史本傳

保身

傳記 司馬徽居荊州以劉表必有變思退縮以自全每與
語但言佳其妻責以無別徽曰如汝所言亦復甚佳終免
于難襄陽孔鳥愛羽虎豹愛爪所以輔其身也說苑王允
之年在摠角為從伯敦所知嘗夜宴允之辭醉眠在別牀
敦與鳳謀逆允之悉聞其語便於眠處大吐新以為大醉
不復疑晉中興書

集 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繒繳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

不挂於網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於清波 全命

避害不受世患並楚鳳鳴高岡以遠爵羅選陳不懷寶以

招害不飾表以招累張華游必擇地翔而後處不入陷

穿不離網罟西涼武王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柰尔

何李白宿鳥擇深枝 潛魚不銜鈎走鹿無反顧 短翮

惟願巢深叢並杜螻蟻謀深穴 鳥得辭籠不擇林並白

冥鴻不下非吾意杜牧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

飲輦折節萬夫後杜工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着

鞭白侍郎

本朝 黠蠶不作繭未老輒自僵永謝湯火厄冷然超無方

東坡詩

取禍

○患至掇也易訟卦斯其所取災易旅卦羝羊觸藩羸其角易六

壯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

而任重鮮不及矣 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並易晉者

進也進必有所傷易序卦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詩角弓子曰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記表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

專裁及其身者也駢中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

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記大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語里羿

善射鼻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語憲問

○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欲其不顛覆難也家

語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孟盡邪穢在身怨之所構荀子言

有召禍同上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立

而待也可炊而僥也荀子以矧投石以拍撓沸若赴水火

入焉焦沒耳齟莊子山木自寇莊子虞氏者登高樓臨大路

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而

中之俠客相與言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必滅其家至期

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滅虞氏列子說符互棄奔而去轡

覆冰而負重鄧析齋不貲之寶獨宿曠野其危甚於累卵

傳子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柳朴虎狼見逼

不揮戈奮劍而彈琴詠詩吾未見其身之可保也同上禍

之所生必由積怨劉子

○史兵猶火也非戢將自焚左傳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左

十無德而祿殃也左閔分互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適也左

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

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蜀志何曾陵駕

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無遺焉晉書

孤根獨立結恨疆宗通鑑謝靈運持才放逸多所陵

忽故及於禍通鑑崔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

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帝怒殺之通鑑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曹爽以亂世

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通鑑魏崔浩曰張

虛聲而召實禍通鑑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每於

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驕卒訪道途間事由

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南史賀若弼復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

上心太猛通鑑王義方以疾惡不容於時唐書如火投泉安

得不敗唐書王殷每出入侍者數百人殷請量給鎰仗

以備巡邏帝難之帝疾殷入起居遂執殺之通鑑鹿朽

木乘膠舡唐書張昌齡獻頌太宗謂之曰昔禰衡

潘岳皆恃才傲物以至非命唐書

傳記多藏不用是謂怨府說苑周伯仁為人志大而才短

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狼抗亦不

容於世世說中

集累如於疊碁左太中財居權寵四海側目魏表守孤直

以見嫉觸姦邪而結釁劉長何異登膠舡而汎巨浸操朽

索以馭奔駟若飛蛾之赴明燭破塊之落空谷殊不知

坐致焦爛而莫能自出並唐愚觸駭機迸落深泉劉賓

鳴聲楂楂烏噪聲撲撲爭閭庭宇間持身博彈射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不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取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也韓文

言以危肆方固群禍之際也御長轅之無撓方行九折之
我我却驚棹以橫江兮泝凌天之騰波柳懲多藏潤屋賈
禍危身白樂足踐禍門皮日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杜牧
本朝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於豢養之樂終以
不悟使其腹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東坡上韓太尉書

知恥

經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書說餅之罄矣惟壘之恥詩君
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記君子恥
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
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
並記知恥近乎勇中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
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恥之語長邦有道

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語子邦有道穀邦
無道穀恥也語憲問

子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孟公孫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非
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孟告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汚
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荀子非恥不從
枉管子

史隨會能賤而有恥左文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露衣
也西漢司赧然流汗會稽之恥漢書君子雖貧不受亂君
之祿說苑

集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孟東野互見尚氣門

無恥

經小人不恥不仁易係有醜面目詩何白華廢則廉恥缺

知恥 无恥

矣時六般人之敝勝而無恥記表記

子無羞惡之心非人也孟公孫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

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它此其為饜足

之道也孟離無恥之恥無恥矣孟尺恥之於人大矣為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同上其無

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莊子厚顏而忍詬解蔽辱莫大於不

知恥文中子開初篇

史秦太后與嫪毐高毒切私通事皆決於嫪毐諸客求

官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史呂不韋傳棄禮義拘廉恥日甚西漢賈誼

傳頑頓亡恥集音胡詔音后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

若而可同上鮮廉寡恥則俗不長厚西漢司馬飢寒至身

不顧廉恥前漢食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史鄒司馬長卿竊貨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西漢

揚雄梁孫廉性巧佞善官時人為履謎以譏之曰刺鼻不

知嚏蹋面不知嗔嚙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刺其不避恥

辱以求名位也南史齊著作郎祖珽有文學多技藝而踈

率無行嘗為高祖中外府功曹因宴失金叵羅於珽髻上

得之通監陳世祖互梁主入朝于鄴周主自彈琵琶梁主

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通監崔日用

燕內殿酒酣起為回波風舞求學士唐書楊再思為內史

專以諂媚取容張同休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

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通監唐

諛入諛唐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王伾等任事十餘家之門

車馬如市賓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

一人得千錢乃容之通監馮道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

師之位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通監

傳記王武子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子好驢鳴可各作聲以送赴客皆一時作驢鳴世說互入武后時侯知一年老敕令致仕知一乃詣朝堂跳躍馳走以示輕捷朝野僉載互入貪迷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畧無悔悟時人云王元遠慚顏厚如十重鐵甲王仁裕開元天竺遺事

防閑

經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閑有家悔亡並易家人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詩易係以禮自防詩淇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典周禮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歸寧姊妹兩互入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記曲禮上互見限則男女不雜坐不同櫬枷

記今九

六

不同巾擲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記曲禮上互入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記曲禮上刑人不在君側怨前注也男女不通衣裳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記內夫死而夫黨無兄弟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記內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記禮下大為之防禮以坊德刑以防淫命以防欲記坊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同上先王因為酒醴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記樂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記經解

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荀子大畧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所以防其躁也文中子

史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左傳二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左傳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左宣趙孟曰

牀第之言不踰闕况在野乎左襄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左定漢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

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

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

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

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西漢孝文劉郃

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通鑑漢靈紀譬如養鷹飢

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

可解縱任其所欲哉通鑑晉武紀或謂常山王演曰鷲鳥離巢

必有探知之患今日王何宜出通鑑崔神慶曰五品以上

佩龜者蓋防徵召之詐內出龜以命之新唐書李林甫自

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通鑑元

宗起軍旅易守長新唐書懷重寶者不以夜行戰國策

集虎豹九關天門九重使神虎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

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

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高鏞以防之韓文守

傳記千仞之墻禍不入門焦贛易林

不能防閑

史齊莊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氏崔杼間公左

二入取禍五互岑鼓所營時政公地名鼓亡聞而惡之欲徙會

日暮蜀刺客詐為亡奴降夜刺殺鼓東漢來歙攻公孫述

不能防閑

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歛未殊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本傳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通監漢紀張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取禍之道也飛不悛其帳下將殺飛蜀志入取禍蜀大將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循起刺禕殺之禕資性汎愛不疑於人張疑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帥師來歛仗節咸見害於刺客今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爲警禕不從通監魏義康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通監宋齊王晏輕淺無防與賓客語好弄人請問明帝聞之疑遂有誅晏之意通監齊紀

記纂淵海卷第八十九

避嫌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行無使厖也詩野有男女不

雜坐不同梳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記世禮上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同上君大夫之子不敢自

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出

子同名記曲禮下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嫌媚畧之寡婦不夜

哭嫌思人道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記坊記寡婦不夜

子曾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室夜暴風雨室壞趨

而託之魯人閉門不受家語史衛青為大將軍尊寵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西漢本傳父子

之間人所難言也前漢車千秋孫會宗與楊惲書曰大臣

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

譽西漢揚闔門高枕為知者首西漢谷既還私第闔門養

威重通鑑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隨從到官恢欲殺

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其俗舊多珍恠此書若成則載之

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微名嫌疑之間

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東漢本傳魏文為五官邴原不謁魏武

使人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出子三國志

杜錫補吏部郎不敢用鄉曲一人晉書李靖闔門稱疾畏

遠權逼功大而主不疑唐書本郭子儀遭程元振魚朝恩

短毀時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纖芥顧望故讒間

不行唐書本陸贄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

書唐書本裴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野服蕭散與白

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唐書本傳

傳記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嫠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

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蒸盡

縮屋而繼之毛公詩王右軍年少時大將軍敦甚愛之恒

置帳中眠未起錢鳳入屏人謀逆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

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開帳乃見吐唾縱橫

於是得全出說下劉孝標注按諸書比曰

集賁接門下推舉人士侍側無虛日退而見其人淡若與

之無情者韓文丞之職貳令丞位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

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鶩

行以進平立睨丞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推謹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畧省漫不知何事韓文藍京城人

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

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

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啜啜者以為得重賂柳文與丁上參

元失火書曰

不能避嫌

史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

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

廷尉通鑑漢田蚡為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漢書衛青曰自魏其武安之

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西漢本贊楊惲免為庶人家居治產業起

室宅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

門惶懼為可憐之意西漢本傳

豫備

避嫌不能避嫌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易既濟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係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

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係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書說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

備戶詩鷓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說上其

備豫有如此者記儒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記中庸

子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有武事必有文備家語圖難

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老子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

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祿怪不能使之凶荀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

不生荀子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其大備管子夫天地

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蓄十

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診旱災

害之殃民莫窮困流亡也淮南子主術訓

史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書曰居安思危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襄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左文備

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左成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

可以已也同上士季曰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左宣

黜智者備禍於未形史趙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苟粟多

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

敵附遠何招而不至通鑑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通鑑漢絕其綿綿

塞其涓涓東漢樂恢傳防隄完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

變通鑑顏真卿為平原守安祿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

為託修城浚壕無幾祿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

備唐書先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備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唐書劉晏傳

傳記陶公作荊州敕船官使鋸木屑不限多少悉藏之時咸不解此意後正會值積雪會日始晴廳事前除雪地甚潤濕於是用木屑覆之都無所妨世說

集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之熱人斯具裘劉賓客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柳文

本朝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東坡韓維

無備

記九一

經易而無備也易大有

子事無備則廢管子霸言篇故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閔急無三年之蓄謂之窮乏淮南子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揚子

史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左傳隱五年宮持其陋而不修城郭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左傳成九年城濮之役晉無

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左昭五年無備而言辨者猶拾瀋也辨不可治左哀三耻匹夫不可以無備

况取國乎昭五傳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史記秦世家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西漢谷永傳李

左車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韓信傳**集**嘗思世人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劉賓客

本朝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費穀

豫備無備

米為錢若干布筭而定無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倍其工必不堅東坡谷口李琮書

謹微

經遇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注悔吝者纖芥維細不可慢易而不謹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書五子怨不在大書康念慮幾微以

保其安書注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

觀詩抑能謹微接下詩吉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記曲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也易曰君子謹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記經君子戒謹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

謹其獨也 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並記中庸

記九十一

五

子夫墻之壞必於隙劔之折必有齧聖人見之蚤故萬物

莫能傷也淮南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揚子智者識輕

小之為善故謹微細之危劉子謹隙

史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左隱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公羊莊

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杯為杯則必思

遠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史宋明

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

發於人之所忽者也通鑑漢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

誅通鑑漢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後漢馮輕者重之

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明者謹微智者識

淺東漢陳絕其綿綿塞其涓涓東漢梁丘傳政令猶汗往

而不反東漢胡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後漢蔡喜怒哀愛禍福所因可不謹歟東漢孔當及

無備 謹微

其根抵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通監魏文紀

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垤而穿敗古人防小

以全大謹微以杜萌晉書陳頭傳魏證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

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不可長通鑑唐太宗褚遂良

曰諫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唐書沛王賢聞王

勃善屬文召為修撰時諸王鬪雞勃戲為檄周王雞文上

見之怒曰此乃交構之漸斥勃出沛府通鑑唐高宗小者

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謹初聖人存戒唐書陸贄傳隙不

在大唐書柳公綽傳

傳記 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顏氏家訓 狐鼠微物亦蠹

大猷選彈文

不能謹微

記九

經 由辯之不早辯也易坤卦 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

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

解易係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記經解

子 子曰蒼梧嬖娶妻而美讓其兄矣然非禮之讓也不謹

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家語六本篇 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消

消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

柯家語 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

矣乃重歎息其亡益乎荀子 木之折也必通蠹墻之壞也

必通隙韓非子亡微

史 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國 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

伐將用斧柯史蘇秦傳 盜賊始發其源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

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

言百通鑑漢平紀 高恭之曰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比史 上

謹微不能謹微

初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
侔矣通鑑唐高宗紀

集涓涓不遏終變桑田啖啖靡除卒燎原野陸贄奏議毫釐之

差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忘於歷年韓愈為宰相表

本朝白起發一疑心坑虎士如蟣虱石崇發一快心截蛾

眉如芻備李斯發一忍心橫屍四海揚國忠發一疾心激

禍百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馮道知鷺不除使成羽翼續

世說十二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

鑒別

經旌別淑慝彰善癉惡書畢命儼人必於其倫禮曲孔子曰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

也注言此二人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詭雜記下九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記

藁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語子張

子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上公孫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

輕重管子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

息孔叢竊戚擊角而疾歌齊桓公問之曰異哉歌者非常

人也命後車載之淮南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

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劉魏證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

初九一

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

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文中

史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史齊世家互

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史魏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通

西漢高蕭何聞信去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三日何來曰諸

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

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呂氏問相高帝曰陳

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同並

上初絳侯周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

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通

漢武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西漢履雖鮮

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直履西漢刀筆吏不可為公卿西漢

傳長卿雖貧其人足依也西漢見期侍如初何武為郡吏

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何武漢

傳互見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

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東漢光武紀周璆

高絮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置榻

去則垂之東漢陳蕃傳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功曹

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同郭太識張孝仲芻牧之中

知范特祖郵置之役邵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

拔自卒伍後漢郭荀淑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

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師表也既而前至

表闇所未及勞問遂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闇曰見吾

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母見憲未嘗不正容及

歸罔然若有失也戴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觀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郭泰少遊汝

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范曄論曰黃

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

坻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為憲墮

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淺深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通

東漢郭泰初遊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

以介於河南尹李膺漢帝紀簡練清高斥黜俊邪通或問

衡曰盍從陳張文司馬伯達乎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唯

善孔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

碌莫足數也東漢本傳曹操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

子豚犬耳通管輅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

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晉吳嘗置丞相衆

議歸張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願丞相事煩而此

公性剛所言不從然各將與非所以益之也通魏明紀

三國

嵇

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通鑑魏元紀呂蒙年十五隨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

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吳志晉武帝聞王衍名問戎曰

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晉書本傳閱

鴻見陸雲奇之云此兒若非龍駒即是鳳雛 山濤為吏

部甄拔人物各為題目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

以白眼對之嵇喜來平籍作白眼喜弟康造焉籍大悅乃

見青眼並晉書本傳和璧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

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晉書張載傳王述性沈靜每坐客

辯論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

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曰王

掾不癡人何言癡也通鑑晉武紀石勒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

營晉紀孫權克荆州將吏悉歸附潘潛不見權遣人致之以

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吳志馬秀曰揚雄作太

玄唯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晉書王長文傳魏主嘗引崔浩出入卧

内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通鑑宋太祖紀良玉

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胷中所懷乃過於甲兵通鑑宋太祖紀良玉

未剖與瓦石無異騏驥未試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

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北史蘇辛彦之拜隋州刺

史于時州牧多貢珍玩惟彦之所貢並供祭之物高祖善

之顧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彦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隋書吏

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

郎者見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

孫托之通鑑隋高紀張昌齡王公謹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

負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無二人名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

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通監唐太宗紀王勳

蘇味道皆未知名裴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

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托通監唐蘇瓌子頰弱冠敏悟馬

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唐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

大難為用耳唐書狄仁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

無也唐書元 鷓鴣鷹鷗豈眾禽之偶唐書宋璟奏括州

負外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

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必至咎悔若長棄指則才用

可惜通監三吉温為新豐丞薛稷薦温才上召見顧疑曰

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通監李華善屬文與蕭穎士善

為古戰場文燠汚之如故書置於佛書之間與穎士因閱佛

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如何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

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唐書

九十一

傳記王濬冲裴叔則於總角時詣鍾士季客問二童子是

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三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

書紕王右軍妻郗夫人謂二弟紕曰王家見二謝破傾本

有倒皮見汝輩來平平耳紕人見講 鳴衆不鳴未為

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紕十 說 鑿懸日月文衆人之

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外柳琮所拔進皆世所稱鄉里

為之語曰得黃金一笥不如柳伯騫所識舊傳

集蔡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館館以竹為椽仰而盼之曰

良竹也取以為笛竒聲獨絕蔡邕騏驥長鳴伯樂昭其

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文表 慈父不能愛無益之

子仁君不能蓄無用之臣同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

虜陸機辨 行間識呂蒙杜楚材擇杞梓漢苑歸驊騮 休

傳鹿是馬莫信鵬為鴉 似君須向古人求上龍劍昔

北鑿別

未發泥沙相晦藏向非張茂先孰辨牛斗光權載文虛懷况

愛而涇渭不雜糖文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韓伯樂之廐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文選權夫牛角

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相舉以相國

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韓文

上兵部李異侍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

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

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

無留良焉苟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韓文選溫

韋序仁麟智龍為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乎人倫劉客集如公

絃孤韻警入人耳非大樂之音同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

鈎天集衆嫌我獨賞 信厚勤恪宜於瓜牙肘腋間居之

九十九

五

元微欲知花好處偏在最深叢同松柏可比節操不可比

文章滢甫紫色閨位不可謂正孫文可賈餗為禮部朝士以

進士干賈公不獲有強毀嘲者賈公曰我祇以杜某鬪敵

數百輩足矣杜牧之集互

未明相玄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類譬之象犀珠

玉雖無補於飢寒要不可使在泥塗中東坡只應天眼識

天人諫妙奇寶橫道驥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陳後山贈

品藻

過日先空冀北羣後山

經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語長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

貢政事丹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語先

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孟儘晏

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

夫啣大蜀人有仲元者不屈其意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子揚否之間也

史史鄴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左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

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魏驩魏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

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西何漢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通高漢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

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通武漢京兆尹張敞方略耳目不及廣漢通宣漢卓茂行已在於

清濁之間東郭林宗曰奉高魏之器譬諸沈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清之不濁不可量也魏

傳黃鄭泰謁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表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通龐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

德操為冰水一作鑑同靖少與從弟邵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靖許邵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

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陳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日許邵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

雄上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

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寡儔子明少時孤謂不辭

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以

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通監

漢獻紀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

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魏志魏太

子使胡綜作賓客曰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

識時機達幽窅微則顧譚凝辨究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

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曄羊衢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

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隱通監魏紀袁子論曰或

云少府揚阜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

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

主之非書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通

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

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通監魏紀庾敳見和嶠而歎曰嶠

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砢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晉書

和嶠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通監晉書王

澄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

衛家一兒晉書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

若野鶴之在雞羣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通監裴楷有知人

之鑒嘗曰夏侯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

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

晉書王衍口中雌黃朝野翕然晉書王戎有人倫鑒識

常日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

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通周顛等並列貴

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

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

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晉書
栢彛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
也晉書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
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
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栢玄與復晉室北
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
乎通鑑魏崔浩謂高允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
節通鑑孔奐曰江惔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諫太子
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
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鎮將史萬歲騎
將非大將通鑑隋上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
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
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九十九

八

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
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
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
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
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
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
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通鑑
傳記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顏彥先八音之琴
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
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世說庾道李曰廉頗藺相
如雖千載尚凜凜恒有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
泉下人王大將軍稱王夷甫處衆人之中如珠玉在瓦石
之間世說

子中錄

傳

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魏文

帝

彈射臧否

京賦雌

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

交選絕

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

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李白與韓

舌端月

旦皮裏陽秋

式

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

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

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

也

韓文唐故殿中

本朝

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

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益其祿

位哉

續世

齊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

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

一作氣

記纂淵海卷第九十一

